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倫敦致李伯相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塵鈞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自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彊之業實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剏始乾隆初末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內又因

其法擲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吸鐵機器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與中國搆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搆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纔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彊實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卽以

初抵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慮防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葢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止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圖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趨廣州一出楚雄以北趨四川以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又東出甯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怪咋謂雲南甫通商卽籌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已出自十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

車纔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襪底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襪底河而達蠻允大率雲南通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必興修者日本公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爲其難吾爲其易豈宜更自坐廢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爲可惜藹藹赧然無以爲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搆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偪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

以致富彊之實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喻知之以爲此義明即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劵而定也道天津亦嘗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爲疚

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劼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奬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

弱明之亡皆此輩張無識者爲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益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爲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翛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摹至

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畫仿效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即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益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覈構兵直可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脉膽氣筋骨堅强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

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及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間有斯諦文森者亦言各國鐵路多所刱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謹將所擬節略上呈抑當壽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不可常也當先令中國人通曉其法挨及國隸阿非利加其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

乞鈞示以遲速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彊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姦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卽羣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

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職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平地面爲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中國開煤務旁通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淺深一也有何妨礙郎以湖南地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爲獨盛湘潭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鄉產煤無處無之功名爵祿尤稱極盛世人一鬨之議論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實

徵之中國百姓自爲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阻難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啗姦豪滋事者役使之以爲用則使權利一歸於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朝廷斷行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量今之力有難以一二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爲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圖功亦終歸於無濟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實自

雍正時其始供藥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嵩燾少時尚未聞此於時物力豐厚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卽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海防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實亦爲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爲大咎中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爲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爲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

用法亦惟動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絕不至稍有貽患嵩燾前摺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江浙荒土初聞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勋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有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公巡撫陝西河南專意農事興修

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種諸法悉備可爲知本計者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姓憚於疏闢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銷之累而並沒其名荒者聽其蕪萊墾者亦相爲隱匿宜亦戶部所應經營督撫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曰喀什噶爾之地宜割與雅谷刊氏羌數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長賜以印綬吐谷渾徙浩亹河郭元振請卽其所置之邊要密邇義取羈縻無所顧惜至於漢建校尉唐置都護遠逾萬里近或數千降胡雜虜因叛襲封以爲故事無足比論惟喀什噶爾之地偪近安集延其勢不能築蔥

嶺為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回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亂襲據其地猶懾中國之威而思託為附庸去歲威妥瑪代為之請嵩燾謂當俯順其心與為約誓令繳還各城但得一鎭守烏魯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曠日持久耗費無已幸而克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搆兵縱掠終歲騷動徒使俄人乘間坐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衡緩急輕重秉成算以宣示機宜而後

將帥之威仲而朝廷之恩乃深入遠人之心使之俯首而聽約束故以謂威妥瑪之代講實機會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一曰伊犂一城宜與俄人定約以垂久遠英俄兩國勢足相敵而英人務拓地以興利俄人務襲土以開疆無端乘亂襲據伊犂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竊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付伊犂一城必尚多煩議論西洋公法無乘亂據人土地之例勢且要求兵費以收贖而非有巨款足厭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責其減價而贖之我而責其準所贖價交易而讓之彼如日本庫頁一荒島猶欲全據之必不

肯輕易退還伊犂明矣與其含胡懸宕以生其戎心莫如明與定約畫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龍江以西地輿之互易亦尙有名可據此又一事也一曰停止各省釐捐嵩燾於釐捐籌餉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開辦釐捐實一力贊成之在粵東陳覆釐捐情形援古證今自謂能得其要領然凡爲籌捐以籌餉也原非國家經制軍務告竣十餘年迄今不議停止則非事矣且法久則弊生各省本無急需相與視爲閒款不甚措意是以辦理日久收數日微縣有軍務籌畫餉糈踵事循章習爲故常將更無可施力尤兩敝之道

也前歲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專爲洋人免釐何異敺魚而致之淵敺雀而納之叢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傷國體實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節自應刪除並與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茶稅每箱八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二兩五錢曾與赫總稅司言之渠意亦謂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尚可設法另議無併土稅不準完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之朝廷蒙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嵩燾

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懷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被口語側身天地至無所容

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賤簡又甫出洋屢見參案更不敢有所陳論自取愆尤獨念中堂爲國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廑盛慮區區所陳準㫷度勢略舉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爲高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議論者往與寶相論今時洋務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嵩燾既精且大嵩燾答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

之功其距幼丹尙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　國家必多矣

致沈幼丹制軍

書椷往復思仰無窮敬諗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實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禱祝無量肅肅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粗有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倡

處憑陵挾戈矛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貽戚人心之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塞然且曰是固可以邀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其居而艱難尙可與求其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已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不敢遽言也稍淸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逹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敎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

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為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為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為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偽利病之間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啟侮陵躒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

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實見人才國勢關繫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校其升降隆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流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

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被之身者旣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名富貴卽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實用不爲虛文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實致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討時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定規則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使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

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通其變而濟其窮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於學偪處環伺以相詰難而我貿貿焉無以應之實亦吾輩之大恥往與何願船部郎論洋務深中肯綮問以曾涉歷洋務乎曰未也經史傳記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奚待涉歷而知之嵩燾驚歎其言以爲極古今之變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萬事萬物無弗通者其後周旋士大夫見所言能徹之實其於讀書觀理所得必多矣是以辦理洋務四十年知者絕少無他不學故也此實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爲緩圖者也至於嵩燾

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敎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敎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了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使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

諒悠悠終古誰與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之勢則以進為義嵩燾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為義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亘亦無足計耳

致李玉階中丞

聞新政整頓保甲及禁煙二節引手加額以謂深謀碩畫於當務之急能究察其本原而推行以漸可云盛舉

適黃杭生銓部枉過述及鄉里盜風日熾乃稍推論其節要屬晉謁時陳達頃晤銓部似於所言有未能詳者軍興以來節次舉辦團練保甲利害常參半其見之公牘敷陳推衍不必皆實論者遂謂團練保甲具文於事無所裨益蒙意不然國家設官與民興利除弊一責之官而團練保甲必另設局經理無他在官例案緐多牽制百端非一新其耳目無由推行盡利也是以團練保甲之設其大端在通民氣而已其爲益百姓則在行之直捷無中梗者凡立法一視其意志所嚮駱文忠舉辦團練意在淸土匪其時土匪竊發之案四出應時撲滅

而團練亦稍爲累或時假練總之勢苛擾鄉民黃蘭丞承辦保甲定立章程數十款鄙人告言章程愈密恐爲擾愈甚其後常見近邑小吏借所立章程增加規費則以章程繁密已失立法直捷之旨所慮多端反成具文遂使志意所嚮亦多不能自達者蒙以爲今日舉辦保甲在防禁盜賊請一以治盜爲義見盜卽辦以是督率州縣疏通民氣凡有盜案皆得上聞凡有盜犯皆得捕治懲辦一二人卽各縣之仰望如天日之照臨其誰不嚮應曾文正在長沙誅戮不過數十人而遠近爲之震懾風聲所樹其效立見竊度今日事勢與咸豐初稍異

承平日久官民之勢相距懸絕駱文忠常俯就之以能周知民隱考求吏治軍興以來官紳並嘗事任非復往時懸隔所以鬱結阻遏以成平否塞者則吏治爲之也近十年來士紳稍賢能自給羣懷引避之心而風氣既成無業失志者率希圖一差使以游食爲生亦非復往時振發有爲之氣誠以保甲爲名刊發章程塗飾耳目士紳多能爲之必欲整齊風俗除盜安民則所關鄉里禍福動須詰責州縣使之從令決非士紳之所敢任也賢者利國不一其用務在求治制事不變其法務在因時故今日舉辦保甲因其舊制而通利之因其所用之

人委任而責成功台端一言之轉移而固有餘裕矣盛錫吾太守精明强幹經理保甲一循黃蘭丞舊章而以坐辦爲名所須關防存之臬署則具文而已應添派道員督辦專責以捕治盜賊而於長善兩縣爲尤急稍因舊章聯絡各鄉紳士以保甲之法部勒之其外府州縣但一責以捕盜使自督率其紳民不更爲之立法以長善兩縣差務殷繁無暇與紳民相接省會要區非力加整飭不足以資表示是以保甲一局可以專任其事反覆籌思無踰裴樾岑觀察者爲其耐勞喫苦一切能加體察而其品望又足孚信於人各鄉紳民聞其專主治

盜也必爭歸之蓋盜賊之橫行差役之擾累鄉民疚心久矣凡此皆官能任之士紳雖賢必所不能任即曰求通民情而已宗族鄉里之言容有毀譽愛憎未盡可據以裴觀察之勤懇重之以委任其收效必百倍於紳士鄉閭鴉片煙館尤爲盜賊之源治盜亦必自治煙館始度裴觀察之力皆優爲之謹攄所見以上贊高深竊以爲台端求治勤勤軍情吏事詢之營務處求通民情之大略詢之保甲局稗益必多矣

復姚彥嘉

奉手示知已由家而金陵而又返家幼帥所論皆在意

中而非鄙心之所存也鄙人區區與閣下所守實遠不同閣下無官守無職司泛然同於流俗於　國家之休戚固無與也所知洋務亦但得之見聞而非有深識遠慮通知古今之變而究觀其始終鄙人常論辦理洋務之節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強之術殫思竭慮與之馳騁行之一日而可收效數年數十年之後當事者不樂為也其勢亦必不能何也凡為富強必有其本人心風俗政教之積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而求富強果有當焉否耶賢如幼帥於此亦未能深察也其次則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循分自盡而已則亦必求知所以

循分自盡者爲何事而行之何先如今日吏治之積亂欲無整飭得乎民生之凋弊欲無存卹得乎吏事固必求理矣民氣固必求通矣　朝廷持是以課之疆吏疆吏持是以課之所司欽欽焉求所以治國而理民悉洋務一切廢罷不講而洋務自理何也吾之所爲誠有以服其心也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也苟求富强其用有大於是者矣而亦必以是爲之程此則盡吾人之才智而皆可希冀者也其下則並此不能爲吏治之媮敝如故也民氣之壅塞如故也而彼眈眈環視之洋人亦必求所以應之應之

維何曰理而已矣審吾所據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審彼所據之理必有辭以折之常使理足於己而後感之以誠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無不如意則亦可以求數十百年之安能是三者淺深各有所得而其效立見不能是三者則藐無以自立鄙人知之明守之定而憫士大夫之狂惑昏迷日趨於危亂而莫之恤也正辭而明諭之意曰苟令在位者知之則所以安民弭亂之術舉而措之裕如也吾心所據之理有餘安坐以應人之變而必無有困辱折撓若以前之爲者此可以理決也盡如今人所持茫昧之公義一變而

五口再變而十三口再變而浸淫二十餘口深入長江三千餘里置官四川雲南環中國而踞其要害閣下試思之能堪此公義之三辱四辱乎閣下相從海外日見吾所辨爭而幸有當者何嘗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從未敢懷輕視之心以吾心實見其不可輕視而考覽其學校風俗益悚然內自懷愧身爲大臣讀書觀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屬智慮所及於國家安危利害所關尤劇南宋以來無知此義者由北宋以前上推至唐至漢議論奚若事功奚若與今日所以爲異同又奚若在位者不知考求無論士民鄙心常引以爲大咎閣下乃

欲使我囁嚅伈俔苟順士大夫之意以訾詬洋人爲容悅疑誤天下非惟不屑爲也實亦不忍疾病歸家閉門卻埽不見一人郎來書所示抑揚反覆規合時論以免疑謗亦並無所用之湖南又有毆擊洋人之案自辦理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至於廣東禁使入城而洋禍乃烈雲南禁使入關因而狙擊之而中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游歷也有條約其指名游歷也有照會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義憤阻拒洋人而先已違背詔旨夫且無以自解又何辭以解於洋人則亦在官者積慣成習不明

事理之過也如昨洋人至湖南以鬻書爲名書非貨也而既云鬻書則亦與通商爲例湖南非通商口岸嘗據條約禁使不得停留鬻書游歷非所禁也京師重地駐紮各國公使雲南通商後環中國萬餘里之地來往出入若坦途然湖南何所據以爲名而禁之不使至洋人行教者徧天下一著中國衣冠便無禁阻德國里士叨分礦學書盡湖南六十三州縣礦產皆詳著之是不惟游歷且到處推求考驗無知禁阻者是何足當一笑但使在位者稍明此理卽民心帖然矣惟其轂然無所統一也是以相與譁然卒莫辨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來書

謂常郡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詞則喜謂夷狄應爾引此爲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此終古一無省悟試卽今時事局思之果有益乎果無益乎三代盛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夷也至漢而南達交阯東徑樂浪皆爲郡縣而匈奴烏桓西羌爲戎狄歷元至　本朝匈奴西羌故地盡隸版圖而朝鮮安南又爲要荒屬國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爲事謂之夷狄爲其倏盛倏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爲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九萬里皆爲夷狄獨中土一隅不問其

政教風俗何若可以陵駕而出其上也今人與奴隸盜賊同席坐則慙且怒審知其非奴隸盜賊也卽慚與怒立釋故於此辨之必明乃得所以自處與處人之道閭下據此爲俯順人心之證蒙不敢謂然也西洋爲禍之烈莫如洋煙而相與以行教爲事二者迥異而固中國人心所深惡者蒙以爲泰西之教其精微處遠不逮中國聖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能以惑上智士大夫誠惡之惟當禁吾民使不從教爲家長者約束其家爲鄉長者約束其鄉其權在我於彼傳教之人不足校也至於洋煙之爲害其宜禁也決矣不獨民俗之窮人心風俗

之敝始於洋煙自西洋通商中國千餘年其國勢日益彊通商之國亦日益多從未嘗以無理求逞道光之季與中國搆難其禍實原於此此所謂亂本也士大夫語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彊者則益憾獨於洋煙甘心吸嗜豈盡民之無良哉在官者狃於所習蔽於所聞全無開導督禁之方故也曩在京師吳江相國相戒不談洋務而鄙人之談如故至於謗讟刺譏徧於士大夫洶洶然不可嚮邇鄙人之談如故誠見洋禍已成與中國交接往來亦遂爲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曉洋務卽少生一釁端　聖躬沖齡政在大臣

瞻顧尤多遇有洋務亦可少一喧囂爭閧以滋　朝廷之游移在我之理常伸即在彼之氣自餒宋明之季之議論在當時已爲不揣情勢施之今日尤爲不倫誠當引以爲鑒戒不當反據以相崇奬誤國貽羞而不知悟也身當其任不能不慮及大局以求所以自效一日去位與耕牧爲伍亦直無足與談請閣下勿疑劉錫鴻一譸張爲幻之小人何足與校然其中消息絕大以於鄙人戕賊太甚所營求者聲名富貴也至於貽誤大局而始終有以自立鄙人藉無可以自立之勢疾病衰頽尚復何求冷煖痛癢雖至戚關念勤勤不能盡相喻也

致李傅相

十月中領奉鈞械慰諭殷拳伏讀增感以方閉門養痾謝免人事未敢以鄉里瑣屑之言上塵聽覽數月不一通報跂仰滋深頃由倫敦錄示使俄條約並知英法各國日相與譏嘲訾笑地山於洋務本無知曉京師就詢使法情形無能一言其竅要巴黎相見一意矜張厖然自大詢及往使方略漫無籌畫但云伊犂重地豈能不收回頗心訝其言之易　朝廷以當艱煩之任而收折衝尊俎之效早度其無所成而固不料其昏誕一至於此通觀十六條中地山勉强相持者四字曰官不代賠

此語亦具有原委地山所見固止此也餘則一聽俄人之恣肆直舉天下全勢傾而與之並捐及蒙古地方聽俄商貿易不與收稅爲所欲得者伊犂一城其他利病非所計也而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犂城其西屯卡相望伊犂河北流劃分三之二又南繞出特克斯河橫截天山之北其南庫車拜城皆得反臨而拊其背南北兩路爲之中梗又北侵塔爾巴哈臺之境伊犂一城孤懸而屬之中國試問地山何以爲守且不但此也伊犂人民聽入俄籍是不有其人也俄人聽置房產是不有其地也郎所收回伊犂一城亦全操之俄人掌握以坐受其

制嘉峪關以西非復中國所能撫御又開南北兩道盡
踞中國形勝阨塞以攘取商民之利恣其縱橫出入地
山何所急迫而傾瀉爲之四十年辦理洋務同此一軌
而地山之自取辱貽害　國家尤甚嘗論使臣之職在
保護人民及所屬地辨論維持尤在　國體何子峩之
駐紮日本反至廢琉球爲縣鄙心深用爲疑此其於輕
重緩急之機必有乖違失其理者或高而抗或卑而俯
其失均也嵩燾在上海聞日本之耗即上言總署請先
明諭使臣至其外部辨論使有以自處蓋琉球廢使臣
進退兩窮無可自立之勢得此始有名可居然後加派

使臣專理琉球一事準照萬國公法存立小國之義會同各國駐日公使議之必能使之折服即有抗拒中國亦足以自解說以無疚於心而申大義於天下前後兩上書言之計無加於是者望輕言微不蒙採錄頃復有愚見私貢之中堂請以尊旨商之總署或幸一邀聽納歐州四大國英法為鄰俄德為鄰應以兩公使兼攝記在倫敦曾為中堂言之使臣專主兩國交涉事宜事端大小輕重但以常道處之無庸震矜於其間西洋治行學問必務求實非可以虛名假借　朝廷一以了事為義則人才自見竊度今日使才尚無能及李丹崖者使

當時幸用此言必無今日之辱仍當及此時迅派李丹崖兼充駐俄公使諭以中國注意收回伊犂而頃議訂條約諸未妥善不能照準伊犂地方應暫聽俄兵駐紮從緩計議近來喀什噶爾曾經通商自應變通辦理應由甘督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勘界具奏並諭左相以南北兩路新復各城善後章程均未定議應暫歸甘肅節制以一事權籌以爲收回伊犂事宜必應與左相深籌熟計俾無遺悔定慮於事前則易爲言補救於事後則難爲力其與俄人計議一責之使臣李丹崖隨機應變亦尚有餘伊犂或東或否　朝廷內斷之於心俾使

臣資之以爲準則此時挽回補救視未經訂約以前難易懸絕然尚非無可措手者在　朝廷權衡處置而已往在倫敦論使臣赴俄當徑取道伊犂覽察山川形勝以知其節要乃能置議南北兩路邊界屯卡經亂以來毀棄殆盡無藩籬之隔疆界遠近尚待推察自非通知古今之變孰籌控制之宜具有深心學識殊未易當此任即不然亦當一赴甘肅與左相計議以爲應付之準斷非可貿然一行取決茫昧之中者又英法兩國皆值換約之期而相與坐視不一置議其意竢俄人定約後踵起以行其要挾之術尤非中國所能勝也是不獨爲

辱而已且至貽禍無窮聞左相意主用兵並請駐紮哈密以資調度左相疆臣主兵正不可無此議京師言者據之以爲名東征日本西拒俄人馳騁議論藉助聲勢嵩燾以爲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爲自古用兵先審曲直無故授人口實遂激其怒以求逞在我已屬無名推極於用兵亦當竭情盡慮先爲之程以蓄積其勢審求事變堅持一意以理自處聖賢之當事任無以易此近復聞　廷旨議處而飭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嵩燾乞病以來於時事無所省問未知究竟何如或亦周諮博採之一義然竊以此宜斷自　朝廷無所

資於人言之喧闐今時士大夫知洋務者絕少紛紜無據之言徒足眩惑聽聞以貽外人非笑於事毫無裨益生平於洋務不敢及其大者遠者所以存之於心宣之於言惟在了事衰病日深氣索心灰近患目疾尤劇並讀書之功亦廢何敢妄及時事以炫其愚耿耿愚忱不自揆度夙蒙中堂謬許爲知言如古井波瀾有攪其中輒激而動亦幸中堂維持啟道垂鑒鄙言採擇陳之無任瞻跂

復曾沅甫宮保

日前見申報聆悉督師山海關之命旁皇顧望以

爲所處有甚難者蓋以義言之君父之憂臣子所不容
避如公至性耿耿聞　召而必赴而以事言之則此
次用兵全失機要理與勢二者兩無可居而以守山海
關爲名則視關外爲甌脫也京師諸公僥倖一戰馳騁
議論以爲戲耳頃由玉階中丞遞到賜書並摺片各件
部署一切詳審精密具見老臣謀　國之忠而審時度
勢語皆徵實無一字虛假知其練事之深也循誦書辭
温厚謙抑藹然有道之言挹之而無窮味之而彌深公
於軍務高矣顯矣臨望遠矣非游夏所能贊辭亟詢芻
蕘惟有悚惕謹略就目前洋務貢其所知之一二上備

省覽俄人於中國情勢知之稔矣一戰而獲利無窮一日不戰必不能定議是以調集水陸各軍幾於竭情為之往時天津會集各國之師汽輪不踰十艘今據申報已至三四十艘琿春俄兵至者萬人厚集其勢以求一逞而立言且以保全和好為義託之各國求免崇地山之罪反若出於恭順者此所謂兵機也中國不能辨而藉助廷臣譁囂之辭謂可以虛聲懾之徵兵轉餉取辦臨時有識者皆知憂之而廷臣竟無一知者曹劌之策齊也先問何以戰而聞魯君察獄以情之言乃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而知左氏之知兵也知兵必知學

悲哉士大夫之無學也嵩燾謹獻呈四條無當公之高深也而亦可備一說往在倫敦聞西洋搆兵中國皆先經畫遼河口即所謂大孤港也德使巴蘭德屢請通商於此據謂中國泊船第一海口其外即旅港實爲渤海之門戶扼截南北要衝一二大汽輪船據守有餘嵩燾兩爲合淝伯相陳之而不敢獻議據守審知輪船兵力之不足也應先期會商英法兩國託以保護中國民商先據此口再聲明中國萬不樂與俄人搆釁不忍民商之受害也如此各國幸從則中國隨同各國與俄人分據其要害而使南北兩路海道不至阻截或有萬一之

幸此一說也吉林黑龍江並設將軍爲遼東藩蔽所屬城皆關繫緊要豈能不規畫防守政府諸公不遑計也試問俄兵至山海關天下事尚堪問乎應先與合淝伯相會奏遼東　國家根本重地三姓甯古塔並吉林外蔽須先相度地勢輕重所以籌防之策與交兵後或勝或負應付之方豫計其利病得失明示機宜俾知所以自處免至臨事周章貽誤日深此又一說也山海關誠爲京師門戶然邊牆處處可毀而入水陸之防又繫奉天之籌及金州廳熊岳蓋平是矣而錦州之大小淩河及甯遠河尤關形勝自關以西永平天津海口鱗次北

塘一口則庚申之變英人所從取道也竊度俄人大勢必扼遼河以阻截南北海道而駐兵琿春侵擾松花江或至挫衄而後擾及各海口蓋平熊岳直非今日要防以偪近通商口岸與各國同其利害者俄人不敢逞也嵩燾意謂宜多求通悉俄國語言文字及其情勢近則求之天津上海遠則求之哈克圖庫倫仍須兼通漢文者俄兵所至必遣使詰其來意兼備相機轉圜之用此又一說也節次與西洋定立條約皆一交兵即增加數倍元氣因之大傷謂更涉四十餘年當知所鑒戒矣政府諸公亦多能辨之徒劫於紛囂之議論張皇四顧變

而加厲嵩燾所以獨排羣議而不顧者非能勇也生平讀書覯理頗能窺知三代政教源流本末漢唐以後規模局勢得失安在所以終能自立者安在下視南宋以下諸賢之議論猶蚊蚋之集於汙渠不屑較量也是以屢上言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釁搆兵爲名公與合淝伯相元功宿將爲時柱石與袞袞諸公無事囂爭有嚮捲席而逃者所處不同不與俄人相接則亦非力所及也或竟與對壘當延致各國領事明與之約決不交兵崇地山所定條約斟酌可與者毅然與之以一身爲天下任謗而所保全絕大天下萬世之聲名任諸

悠悠者取之無足措意此又一說也此四說皆人所不敢言而願言之無忌者蹇蹇老臣常有取於張江陵之言願身化爲虆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抑嵩燾尤有慮者近年竭天下全力以供左軍俄釁一開四處徵調左軍餉源遂斷而合淝伯相一軍取給江南釐餉既交兵各國必停互市釐餉亦缺鮑軍無指定之餉一意向前不顧後慮新募市井游民無復紀律尤懼無以善其後此次回家所見風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勢十餘年醞釀功效乃見於今日吏治罷敝盜賊橫行士民犯上無等官吏一切縱之專意苛害良民

玉帥稍求整飭而積習已深不能驟變也稍有知者輩懷憂亂之心卽各省大勢亦皆略同公試念今時事局可更開邊釁乎無故遣使往議而遽憤然以兵相臨自處已屬無名頃見鈔傳劼剛電報云俄國外部言據萬國公法條約儘容改訂而遽重罪使臣增兵設防實所未聞不能不懷憾嵩燾春間一疏已前陳之其時俄船尙無至者急發電報往諭猶可遏其狡謀而苦爲政府所格不特此也往在倫敦函訴英法其一公使俄德亦當其一公使誠令李丹崖出使俄國何至有此辱亦使劉錫鴻之凶悖譯署稍能裁之以正不過相假借嵩燾

老病餘生捐棄海外亦不至乞歸使俄一役劼剛任之有餘凡此皆關俄事機要無知辨者矣京師極口詬詈崇地山所言亘是劼剛則竟謂無錯處彼誠能知其甘苦然竟謂崇地山無過則不可也在西洋兩年每因事詣外部具一公牘繙譯動踰數日仍須由所識英人斟酌證其譌缺所議事必先與繙譯反復申論使其領悟猶時有誤傳者崇地山之精細自不能及鄙人俄人據伊犁後歲常遣十餘輩探道里形勢筆之於書舉國傳誦之婦人孺子皆能言其山川險要地山茫然未有知也俄人又蓄意甚堅持論甚強以地山輩當之其氣先

折其言亦餕取辱固宜竊度今時能不爲崇地山者尠剛及李丹崖外尙無其人陳儷秋與西班牙在京師定立古巴條約已爲洋人所笑出洋年餘尙未能一赴西班牙都城何子莪出使日本坐使其廢滅琉球兩君名知洋務而剛柔輕重一失其理遂至辱國皆與地山爲類今亦無能辨此者地山賢焉任之士大夫賢焉譏之其謬同也必欲追究其由來則左相之宜任咎也決矣收還伊犂與從前繳還定海繳還甯波及廣東省城情形絕異彼所據一城與其國土懸絕不相屬一繳還而無餘事矣伊犂直西一路北徑塔爾巴哈臺南極天山

約長千五百里而距所設屯卡約五百里哈薩克布魯特屬部轄地又約數百里今皆併入於俄是此千五百里分界之地畫疆定壤頭緒紛煩非左相無能任者俄人在京師但以給還兵費爲言所持獨此而已並不能他有所求左相既欲取還伊犂以爲功又不樂居贖取之名乃以誘之　朝廷而不復考求情勢之當否事理之順逆方且侈然主戰用其驕溢之氣鼓動一時議論以攘取天下之大名　朝廷亦遂深恃之以爲砥柱西土有餘也竊慮俄兵一動喀什噶爾三面當兵左軍已不能支遑論其他一念務名之私貽害天下國家泰然

不以為悔以是為忠吾決不取言者集矢合洮伯相而歌誦左相弗衰歷代史冊毀譽失實者多矣能辨知其是非得失尤難其人無古今一也周子之言幾微矣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泣事之初有審幾之明及事變之歧出又有赴幾之智一得其幾而萬險胥平一失其幾叢脞百出咫尺皆荊棘也天下萬事盡然西洋相偪日深不容稍有虛假是以為禍尤烈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往嘗讀易而疑之幾者動之微不諂與瀆奚以云知幾也及今閱歷世故而後知聖人立言之精也就上交言之莫尊於　朝廷就下交言

之莫遠於海外惟無諂與瀆而後曠觀極覽超然富貴聲名之外而深究其機宜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幾者無他知此而已矣王荆公用兵西夏伊川言之痛切至謂今日即取人一城一國有何功名蓋當北宋盛時竭韓范之力猶不足取勝鉏夏一隅兵力之敝乏久矣伊川不忍直言惟務息事安民而以無端動兵爲大戒此所謂知幾也西洋遼遠本無窮兵之心而因事求利日搆日深斡旋之機允宜夙豫視公與合淝伯相審量出之而已嵩燾老病頽唐眷念時事私憂竊歎未嘗稍釋因書一竭其愚忱亦以發明中外相接事宜其理

不能越此至於此身艱難屈抑浩然有以自得求勿疑

其有所怨鬱也